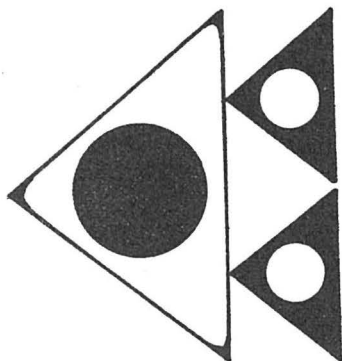




第三隻眼

已見好風景

看「中華文藝短篇小說專號」·朱西甯主選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中華文藝月刊社出版

在對短篇小說有一份關懷和喜愛的人都在感嘆短篇小說「沒落」的今天，中華文藝月刊社能推出這樣一冊「短篇小說專號」，單是在「意義」上說來，已經夠讓讀者們叫好的了，何況內容還非常的扎實。

就個人記憶所及，能將很多精采的短篇小說選集在一起而作有系統展示的，當然首推「年度小說選」從五十七年一直做到現在，不過那畢竟有些「專業化」的規模，而由報章雜誌來這樣做的，似乎從五十八年九月「幼獅文藝」月刊出了一期短篇小說專號之後，「中華文藝」是第一個再編選短篇小說專號的雜誌，在其間相隔有六年半之久的漫長時間裏，只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六十三年十月起所舉行的「當代中國小說大展」。這三次的活動在給我國短篇小說提供「新的路向，新的訊息」上，其意義的重大應該都是相等的。

這次「中華文藝短篇小說專號」令人喜悅的地方尤其多，首先讓人注意到的，當然是十九個作者之中，只有極少數是以前常見到的名字。雖然說「知名度」和作品的成績並沒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不過提這一點是因為可以從這裏看出在短篇小說創作的園地中增添了這麼多新血，無論如何也是一件令人充滿希望和欣喜的事。

其次是內容題材範圍的擴展，這點負責主選的朱西甯先生選擇搭配，功不可沒，但當然是必先得有這麼多好的作品才行的。記得曾有人批評過最近創作短篇小說的取材總不脫那幾條老路，從這次「短篇小說專號」裏就可看出一些新的努力了。

其實題材選取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表現的技法，像子堅的「他走的那一天」和蔣家語的「陽關已唱千千遍」，同一題材，手法各異，便是最好的例證。這兩篇和劉玉瑩的「唉，生活」以及雲逸的「佳日」，都是把很平凡的事寫成很不平凡的文，成績真可圈可點；蔣賢倚的「宜室宜家」亦復如此。劉君的「殘荷」與柯里的「風樵」也都寫出各別特殊的「味道」；而文霽的「割離」，無論在氣氛的構築或對話的

應用上，都達到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更是已具大家風範了。

自然在專號中也有較弱的，像楊瑞珍「二十二歲的流浪」，吳辛的「錯誤」，羅振昌的「鷄瘟」等等，不過那一半是我個人的偏見，一半是比較之下的結果，也許該如朱西甯先生在代前言的那篇文章中所說的「但如小孩子的正經，只覺乖好可疼愛，不以爲病的」吧。

更重要的是，這一輯作品這樣三言兩語說來，只能作粗淺的介紹。而却是值得細細評賞的，以前在「人間」舉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時，陳克環先生曾作有系統的評介，不知有沒有那一位能也來爬這一座「沒有頂峯的山」？

看到「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入選的盡是「新人」，又看到這本「短篇小說專號」中入選的也盡是「新人」，使我們更具信心地期待主選朱西甯先生所謂的「好世代」，至於「好風景」，則已經在這裏開始展現了。（景翔）